

三亚历史文化名人

天涯留芳

部分三亚历史名人
文化遗存

盛德堂

位于三亚市崖州区水南村,始建于宋,为昌化军知军裴闻义故居,宋代名臣赵鼎、胡铨力主抗金而遭贬谪居此。胡铨北归时题书“盛德堂”木匾留赠,故而得名。

大云寺遗址

位于三亚市崖州区。唐代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,在海上遇台风,船漂流至振州(今三亚市一带),在崖州湾登岸。鉴真在振州重修大云寺,弘扬佛法。

鼎建钟公还金寮序

明代崖州高山村“岭海巨儒”钟芳之父钟明在路边搭寮开茶店,拾银三百两不昧,后人称此茶店为“还金寮”,并立碑褒扬。现存碑刻为清代遗存,碑额上有篆书“鼎建钟公还金寮序”,碑文楷书阴刻。

既济亭热水池

位于三亚市崖州区。明正德年间,当地人利用地热资源,以石砌热水池。清光绪年间,崖州知州唐镜沅重修,在热水池北面10米处建“既济亭”和“热水神”庙堂,勒“既济亭热水池碑记”。

林纘统故居

林纘统为晚清举人,是较早接受改革思想的进步人士,曾参与“公车上书”。其故居位于三亚市崖州区拱北村,因原来的门楼上题刻“贤书第”三字的匾额,又名“贤书第”。距故居不远,建有林纘统纪念馆。

何秉礼故居

何秉礼为清同治年间拔贡,曾担任崖州鳌山书院院长,倡修学宫,毕生致力于崖州的文化事业。其故居位于三亚市崖州区起元村,建于清代,砖木结构。

文字整理/罗安明 制图/孙发强



林纘统纪念馆。符吉茂 摄



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内,南宋吉阳军知军毛奎题写的“小洞天”。AI生成

家国担当 天涯赤子的精神脊梁

天涯路遥,不改报国初心;山海相隔,难阻赤子情怀。身在天涯而心怀家国,是历代三亚名人共同的精神特质。

无论是被贬南荒的忠臣,还是扎根边陲的名吏,抑或崛起于本土的青年才俊,他们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大局紧密联系在一起,践行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担当,这种精神早已内化为天涯赤子的精神脊梁。

南宋名臣赵鼎、胡铨,是忧国忧民的典范。赵鼎因坚决反对秦桧割地求和,被一贬再贬至吉阳军(今三亚市一带),即便身处绝境,仍坚守气节,拒绝向奸臣妥协。秦桧派人每月监视其生死,为了不连累家人,赵鼎绝食而死,临终时写下“身骑箕尾归天上,气作山河壮本朝”的铭旌,以死明志,彰显了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”的忠烈品格。

几年后,因上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(也被称为“乞斩秦桧书”)而得罪秦桧的胡铨,也被贬至吉阳军,虽已远离朝堂,但他抗金报国的信念丝毫不改。胡铨在《哭赵忠简(赵鼎谥号)》中写道“一丘孤冢寄琼岛,千古高名屹太山”,既悼念友人,也表明自己宁死不屈的气节。

两位忠臣在天涯海角的坚守,不仅照亮了南宋的天空,也给三亚这座城市带来了“忠肝义胆、碧血丹心”的精神基因。

唐代宰相韩绶与北宋宰相卢多逊,虽步入仕途低谷,却仍心系家国。韩绶因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贬振州(今三亚市一带),即便身处流放之地,仍关心朝政、民生,直至病逝;卢多逊被贬崖州后,并未消沉,而是积极传播中原文化与生产技术,推动崖州与中原的交流,体现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。

清代名士林纘统,作为清末崖州学子的代表,不远千里赴京赶考,签名参与“公车上书”,反对列强入侵,呼吁变法图强,为解决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四处奔走,展现了天涯赤子的家国情怀。

家国担当的精神血脉,在当代三亚延续。宁远河畔,种业工作者发光发热,为求“向种图强,食安天下”;大洋深处,从南山港出发的科研工作者,为祖国探寻蔚蓝大海的奥秘……如今的三亚,建设者们胸怀“国之大者”,投身自贸港建设。

三亚的历史人文,是跨越千年的精神宝藏。在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过程中,应大力弘扬城市人文精神——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拥抱全球合作,以崇文重教的传统培育时代新人,以实干笃行的作风破解发展难题,以心系家国的情怀勇担时代使命。

风拂崖州,潮涌天涯。那些镌刻在碑碣上的风骨、流淌在典籍里的精神,将继续照亮前路,滋养三亚书写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回顾三亚的发展历程,“脚踏实地、务实肯干”的精神主线贯穿其中。

历代名人与名吏在这片土地上,以实干回应民生期盼,以笃行破解发展难题,用实际行动诠释了“空谈误国、实干兴邦”的深刻内涵,这种实干笃行的精神至今仍是三亚发展的强大动力。

宋代名吏裴瑒父子的事迹,彰显了实干笃行的民生情怀。裴瑒是唐代名相裴度第十四世孙,他任吉阳军守时,恪尽职守,“有善政”,任满之后逢中原战乱,不能返回家乡,就在当地定居。他的儿子裴闻义绍兴年间被朝廷荫补(因祖先功勋而补官)为昌化军知军。裴闻义兴修水利、推广先进农耕技术,带领百姓开垦荒地,发展生产,深受民众爱戴。

钟芳的父亲钟明,虽只是地方小官,却“躬耕自食,教民礼让”,带领百姓修路搭桥、治理水患,用点滴实干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。

又如明代嘉靖年间的崖州知州林资深,主持疏浚修通了“南北中亭、马丹、郎芒诸沟,深广数丈,灌田三千余亩”,加上“抚喻有方,境内晏然”,当地百姓为他立碑颂德。如今在三亚马丹村等地,仍能看到林资深所修沟渠的遗迹。

晚清时的崖州知州唐镜沅到任后,大力兴办学校,平息诉讼纠纷。遇有官府差役、地方无赖敲诈勒索百姓,他都全力惩治,绝不姑息。宁远河水暴涨,眼看就要冲毁州城城墙。他紧急向上级官员请示,将州府粮仓中发霉变质的存粮折价出售,然后用这笔钱解决修河民工的口粮和工程开支问题——既避免了粮食白白浪费,又成功加固了城墙,保住了州城根基。

他的这些善政良举,获得了百姓的赞誉。离任之时,当地人无不感念爱戴。后来,他被附祭于鳌山书院之中。

从裴瑒恪尽职守,到钟明教民礼让,再到当代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奋进身影,从古至今,这种实干笃行的精神在三亚绵延传承、奔涌不息,推动这座城市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果。

《天涯有“义”》

注释:南宋名臣赵鼎、胡铨先后因主张抗金被贬吉阳军(今三亚市一带),当地义士裴闻义不畏秦桧权势,盛情接待他们,让他们住进自家宅屋;胡铨离开海南时,特意题额“盛德堂”相赠,以表感谢。

在三亚宁远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,一座新城正在崛起。已有众多院校入驻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,并在此开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。

回溯历史,宋元以来,崖州文教渐兴,进而成为琼南文化重镇,离不开历代名人的“播火”之功。从贬官兴学到本土名士著书育人,三亚的教育火种虽历经风雨,却始终绵延不绝,塑造了城市崇文、重教、向善的精神品格。

南宋名臣胡铨居崖州期间,在文教方面做了不少实事。这位因得罪奸臣秦桧而被流放吉阳军(今三亚市崖州区)的忠臣,在仕途阴霾下,始终秉持“教化兴邦”的信念。他建起一座名为“逸贤峒”的书院,并亲自登坛授课,“日以训经传书为事”,将中原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这座边陲小城。

在他的影响下,崖州私学迅速发展,黎族首领主动送子拜师,原本“蛮荒无学”的边地逐渐“土风日盛”。胡铨的弟子中,不仅有临高首位举人戴定实,还有许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黎家子弟。因此,他也被南宋教育家张栻誉为“远方学者楷模”。

本土名士的接力传承,让三亚的文脉延绵流淌。明代“岭海巨儒”钟芳,出生于崖州高山村,自幼勤奋好学,最终考取进士,官至户部侍郎。

他一生潜心研学,著作涵盖经史、哲学、政治等诸多领域,其中的《钟谿集》是岭南文化领域的重要典籍。钟芳虽辗转多地任职,但始终牵挂家乡教育,多次捐资修缮学宫,倡导“学以致用、知行合一”的治学理念,影响了后世一代代三亚学子。

千年文脉的滋养,让崇文重教成为三亚的传统。如今,崖州民歌、黎族打柴舞等走进校园,让青少年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成长;高校等方面参与“黄道婆与海南黎锦历史文化研究项目”,深挖文化内涵,推动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;崖城学宫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成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,每年吸引大批师生前来研学。

从胡铨的“训经传书”到当代的“非遗进校园”,从钟芳的著书立说到崖城学宫的研学旅游,三亚的教育薪火代代相传,为城市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石。

晚清时的崖州知州唐镜沅到任后,大力兴办学校,平息诉讼纠纷。遇有官府差役、地方无赖敲诈勒索百姓,他都全力惩治,绝不姑息。宁远河水暴涨,眼看就要冲毁州城城墙。他紧急向上级官员请示,将州府粮仓中发霉变质的存粮折价出售,然后用这笔钱解决修河民工的口粮和工程开支问题——既避免了粮食白白浪费,又成功加固了城墙,保住了州城根基。

他的这些善政良举,获得了百姓的赞誉。离任之时,当地人无不感念爱戴。后来,他被附祭于鳌山书院之中。

从裴瑒恪尽职守,到钟明教民礼让,再到当代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奋进身影,从古至今,这种实干笃行的精神在三亚绵延传承、奔涌不息,推动这座城市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果。

天南海北的口音,不尽相同的肤色,丰富多样的民族习俗……如今来到三亚,人们能轻易感受到这里的开放包容及文化的多元性。

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末梢,三亚从未因地处天涯而封闭,反而以海纳百川的气度,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文明火种。这种包容品格,在历代名人的事迹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鉴真的振州(唐代时三亚市一带的地名)之行,为三亚的开放包容写下了早期的注脚。公元748年,第五次尝试东渡日本的鉴真在海上遭遇风暴,不想漂流至崖州湾。

这位当时年过六旬、历经四次东渡失败的高僧,在振州登岸后并未沉溺于消极情绪中,而是开始在当地传播中原文化。鉴真不仅在振州设坛授戒,重修破败的佛殿,还将中原的建筑技艺、雕塑绘画技艺、医药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民众。

当然,振州的官员和乡民也非常热情好客,对鉴真礼遇有加。时任振州别驾的冯崇德率四百兵卒躬身迎接,当地民众争相受教,展现出历史上三亚的开放包容,以及对中原文化的倾慕。

如今,三亚天涯海角景区的鉴真雕像,仍在诉说着这段文明互鉴的佳话,这种“不分夷夏、兼容并蓄”的精神,成为三亚开放的文化底色。

宋末元初的黄道婆,则以跨地域、跨民族的文化传播,诠释了包容的深层内涵。

相传这位从松江流落到崖州(今三亚市一带)的女子,在崖州生活多年,不仅克服了语言障碍,深度融入当地族群,还虚心向黎族先民学习“错纱配色、综线挈花”等纺织技艺。崖州人民敞开心扉,将技艺无私地传授给她,这种精神比技艺本身更珍贵。

更可贵的是,黄道婆没有将技艺据为己有,返回老家松江乌泾后,她将崖州棉纺织技术与中原传统工艺结合起来,进行推广,很快“被更乌泾名天下,仰食者千余家”。黄道婆崖州学艺的故事,成为黎族和汉族交往相助的典范,也体现了三亚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。

历史的包容基因,在当代三亚绽放出新的光彩。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三亚,正在吸引全球人才与资本汇聚。从鉴真东传佛法,到如今自贸港与全球“对话”,三亚的开放包容始终与时代同频,是这座城市最闪亮的精神标识。

开放包容 山海相拥的文明胸襟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梦楠

名士铸城魂
天涯存浩气

南海之滨,天涯尽处,从古崖州到三亚市,这座有着两千年建置史的城市,不仅以碧海蓝天闻名于世,更以厚重的人文底蕴滋养着独特的城市品格。

从唐代高僧鉴真劈波传法,到宋代忠臣逆境守节,从黄道婆革新技艺,到钟芳著书立说,韩瑗、卢多逊、赵鼎、胡铨等历代名人名吏,以生命为炬,以初心为引,在这片土地上镌刻下永不磨灭的精神印记。

开放包容、崇文重教、实干笃行、家国担当……他们用生命践行的精神,历经岁月淘洗,早已从崖城学宫的碑碣、盛德堂的梁柱间走出,融入城市肌理,浸润市民心田,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推动城市发展的精神密码。

手绘/陈海冰

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内的黄道婆雕像。资料图